

圖畫連續故事

沙 鵝

黃鼎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每冊實價二角五分

寫在沙鷄之前

沒有街燈，大概記得在子夜的時候吧。也會和你躲避在一所有遮蓋的角落裏，雨還是不停的下着。子膺！在這裏，是辨不清楚你底容貌的，祇有熟習你的聲音是那麽低微的對我說着，『看：那邊蠕蠕動着的，黑影……』我聽了，心裏有點寒涼，彷彿覺得將有怎麼不祥的事件快要發生了。子膺！在這裏，是沒有街燈的，周圍祇有你和我，雨聲廣播在那寂寞的氣氛裏。看見的，祇是模糊的一片。雖然雨點裏的微光在白色的觀衣上反射着，但照不出你對我所講的『黑影』。當我的眼睛用力地去找尋這樣的現象：子膺！這時我的心裏是怎樣地希望你說的話不會成爲事實！然而我在憧憬中看到了，『黑影』；一椿永不會使我忘記的現象啊！

當雷電閃出光明的一刹那，『黑影』，我看見了，她立在那邊沒有雨滴到的牆陰下，是帶着一副塗黑底眼鏡的，還有，她穿着一件那麽古舊短小的旗袍。『黑影』，我以爲是一個普通的女子像我們一樣的在避着雨吧。子膺！我料不到會更聽着這樣一件可怕的故事。你告訴我：在這弄巷轉角的那邊還有許多的她們。

這都是盲了眼睛的姑娘們啊！可是誰會曉得呢？她們不是過路的女子，她們在每一個的夜晚上，三五一羣的在這裏站立着。或許更站立在那冷靜的遙遠的空地上，她們抵受着寒風，抵受着冷雨，她們的眼睛是分不出晝夜的。她們週年的地站在這裏。子膺！那時我底心裏又重念着你說出『盲妹』●的名字了，彷彿看見無限的『黑影』在那邊蠕蠕的動着，然而她們在幹什麼呢？

雨停止了，可是街燈依然沒有，眼前還是一樣的黑暗。子膺！當我們離開那塊長形的角落，天空的雲層像清楚很多了。然而『黑影』還是遠遠地躲在我們的背後，她們站立着，在那弄巷轉角的那邊，她們在等候些什麼呢？帶上塗黑了眼鏡的『盲妹』喲！一羣看不見光明的女子。

子膺！我牢記着，你也會答應帶我去看的。在那夜，假如你還沒有離開我，如果天色能夠快些光亮的話，我會馬上邀你帶我去認識你所講故事裏的事實；那時雨痕雖然濕滿了街道上；我踟躕的一人走回到家裏去，更夫已敲出了寂寞的四聲，人們都醞夢在黑牆裏。子膺！祇有我，還是那麽半醒的走着，我底心裏像儲滿了憂鬱似的，



我在惶悚，彷彿覺得有無數的『黑影』佔據了我底腦子，『黑影』，『盲妹』！她們已經回到自己的家裏去嗎？她們的家在那裏？我記得，你還這樣的告訴我，她們要做生意的，然而人們都回去了，她們將要等候誰呢？在黑夜中還有什麼可以希望呢？『黑影』，『盲妹』！她們都是瞎了眼睛的姑娘們啊！

當我的手兒還沒有敲打在那經雨水洒濕的木門，細簷已經把那高大的木門打開了。她每夜要等候那深夜歸來的男主人。大概她以為我走得有點像水菜店張老板的聲音吧，後來她從門隙裏才認出我短小的影子，她失望的聲音無意的刺動我的耳朵裏。細簷！她的年紀是那麼細小的，一個十三歲張家的婢女。子膺！你也曾看過她流着眼淚的。當你每次到來找我，細簷又在哭着了。像那天一樣吧，女主人又把那紅着火火火鉗來燒烤她的下體。子膺！這樣，你會責罵我，我不能去救護一個可憐的女子。現在，我將要怎樣地懺悔呵！我發覺自己實在太殘忍了。如你所說一樣，我們應該懂得人家流的是眼淚。然而在這樣的故事裏，也許我的年紀比較年輕一點，我沒有像你受着那樣地感動的。可是三年前的細簷我是永不

會忘却的啊！或許她真的被賣到做『盲妹』去嗎？我記得，她的女主人每次打她的時候是這樣說的：『賤貨！終歸把你賣去做『盲妹』。細簷！她已經算賤了，張家賜她的名字是把她當作畜牲看待的。然而『盲妹』比起細簷更會不幸的麼？子膺！在那整夜是我睡不着的時候，時鐘已經叫出四吓了。彷彿聽見木門的聲音响着，曉得細簷正迎接她歸來的男主人了。

我也很想搬走的，雖然經過你幾次叫我遷居，但爲了本身的環境關係，這裏的租錢也許比別處便宜，我母親也說過，像張家的二房東已經算好了，別的對待婢女或許來得比待細簷更虐待些吧：做人『妹仔』。●是艱難的。人窮的命便賤了。誰個不愛惜自己的女兒呢！誰個曉得自己的女兒會被人家鞭打！爲了窮，細簷要離開她親愛的父母了。如今，她每天要偷偷地揩乾自己底眼淚的。子膺！我們不能維護一個女子，我們要搬走躲避嗎？我們是怎樣地自私呢！然而我們搬到那裏去？周圍不是都滿着這樣悲慘的現象嗎？子膺！我沒有搬，我決然地不搬了。

你是答應帶我去看『盲妹』的。我牢記着你臨走時對我所說的話，一字一句地溫習。那時擔

水滴下的聲音像不覺得怎樣地疲勞，我的呼吸一高一低地混亂了自己的心靈，聽着時鐘正在算着那夜間的寂寞。『黑影』，『盲妹』模糊地又走入了我的眼瞳裏，我在床上反覆不安地從黑暗轉轉到天亮。細猶彷彿起來又要忙着她的工作了。我想，她將來會被賣去做『盲妹』的，和那些佇立在那弄巷轉角的她們，週年的地等候着。

第二天，我從黎明等到晚上，時計和太陽一樣地走到疲乏了。子廩！本來我準備要罵你，一個忘記了自己講話的人，你忙着別的什麼呢？或許在那夜你會抵受不住冷雨的襲擊吧。但我不相信，你康健的身體是不會生病的。我已準備你來帶我去看『盲妹』，然而你使人怎樣地焦慮啊！你終於沒有來，後來由郵差把你的消息告訴我，才曉得你爲了家事突然地要跑到香港去，是的，爲了一家人的生活，你會要遠地離開了自己的家鄉，離開了自己的朋友。子廩！真的麼？從此三年來沒有見面的朋友！你在信上還這樣的寫着：告訴我知道那些『盲妹』所在底地址的。

當天的夜晚，當我獨自一人去找尋你寫給我那些『盲妹』所在的時候，那時你已遠在香港了。『賢思里』^②，當我的眼睛從燈光上看出這

三個大字，心裏的混亂使我的脚步拖長的漫步着。子廩！你是願意我能夠告訴你，這雖然是過去三年前的事，我還可以搜尋這樣底記憶的。對的，弄巷是那麼狹小長長地，兩傍鋪滿着許多矮小古舊的平房，我看見了，在那濛濛的燈光下，閃動着許多的『黑影』，彷彿就是『盲妹』吧。三五一行的佇立在那間平房的門檻外，和那些在弄巷轉角的她們一樣的立着，每個都帶上一副塗黑的眼鏡，是引來掩飾她們那可怕的缺陷。她們在等候着了。子廩！當我走到這裏，使人覺得怎樣的害怕啊！如入了一所淵深的地獄裏一樣，這裏走着的人們每個都是魔鬼，他們吃着她們的血，吃着她們的肉。然而她們都是不會反抗的羔羊啊！她們看不見光明，看不見周圍的黑暗，她們是喊不出聲音的，她們在無數客人的笑聲裏，正隱藏着無限悲痛的沉默……子廩！在現社會制度下，這是一件怎樣殘忍的事呢？有錢的人，便可以隨意去蹂躪這些無可反抗的女子嗎？在每個夜晚，她們每個鐘點裏去接納每個不同樣子的客人。她們只在恐那在旁邊看管的搗母隨意去出賣她們的身體，兩毛，三毛，四毛，……最高的一塊錢吧，便可以佔去一個鐘點了。倘若客人需要到兩

個鐘點以上的，價錢還可以減輕一點。她們都是沒有眼睛的啊！爲了這可怕的缺陷，每當時計交到夜深的四點，她們的身上會發出一股奇異底臭味的，她們不能陪伴一個客人睡到天亮。因此，她們不能不更受每個鐘點的蹂躪了。子膺！她們的不幸，她們天生來就供給人享樂的嗎？她們的眼睛生來就沒有的嗎？一羣不幸的女人們吶！呵！『盲妹』……

也許我對『盲妹』的身世更了解一點吧。因爲我沒有搬走，夠能參加現家大兒子的婚禮。一個十七歲未滿的新郎，那麼一套他又算成年了。那天，來賀禮的人們把三層樓洋房都塞滿了，連我們租出的小樓閣也借用去。他們每個都在忙着，不錯，連細豬都加緊地消磨她的體力了。除了吃喜酒的事外，張老板還叫兩個『女伶』和兩個『盲妹』，在晚上，在每一層樓裏徇繞熱鬧。當『盲妹』唱着的時候我在聽着了，更仔細的打量她們的身份，和那些在路旁立等候客人的人們沒有兩樣的。度曲，我曉得又是她們多餘的職業。聽說她們這回是用八塊錢請來的，她們不停地唱着了。她們抱着那哀怨的琵琶自奏着，聲音是那麽微弱地。在每一支曲裏的表情，而是露出不是

輕鬆的微笑啊，後來更從她們的身上知道她們那些非人的生活。不祇，白天她們還要替鴉母洗衣做工的。鴉母都是希望她們的生意好，倘若客人那天來多了，便不用跑到外邊去。但最使人煩惱的正是冷雨寒風的深夜，客人都來，她們不能不跑到外邊徘徊的等候着，或許更抱着那破舊的絃琴，在那寂寞的街心踟躕。然而生意依然沒有，她們是怎樣地不幸！鴉母罵着了，鞭打着，她們所得的酬勞是什麼呢？終年吃不到飽，終年受着侮辱，她們每個肉體都染了惡疾，她們是喊不出聲的。後來當我進一步追問她們童年的過去。然而她的痛苦已不能繼續說下去，她的年紀是一個十七八歲模樣底姑娘的。可是包圍着來看她的人們，他們做出怎樣喪心病狂的事。他們自私地在一個不會反抗的女子身上找尋快樂。這樣難道盲了眼睛的是值得歧視嗎？他們是多麼的殘忍啊！他們把醜惡的污水塗在她的面上，更捉些臭虫放在她的身上，她哭着了，從那可怕的缺陷裏流出她痛苦的眼淚，他們都在笑，盲了眼睛的人也會流眼淚的。子膺！當時我怎樣地憤恨！連那些純良的孩子也跟着他們去犯罪，不只，他們還罵我多事，我的勸告完全是失敗的。我當時是一個

弱者，現在，我覺得三年前的自己是怎樣的可恥啊！『盲妹』！社會上怎麼沒有一對光明的眼睛來同情你呢！來救護你！

子膺！我又記憶起了，細猪將來會被賣去做『盲妹』的。大概因為那天是喜慶的日子吧，女主人沒有板起那副可怕的面孔了。然而她對待細猪，是用八十塊錢買來的，能夠敲打一個婢女是怎樣的有面子。爲了是她的大兒子的好日子，她不願看見細猪流着不吉利的眼淚，但細猪到底是一個婢女，是一隻畜牲，是一件賤貨，她不能像普通人過着一樣的生活，她要做着她負擔不起的工作，受了主人的鞭打是應該的。細猪！她還是一個正當受着父母愛護的孩子啊！可是她會做『盲妹』去，女主人對那看管叫來的『盲妹』的譚母說：「把她帶去做『盲妹』吧，這個賤貨。」譚母啞啞地癡癡地笑着，細猪聽見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她彷彿像麻木了，她像準備要去做『盲妹』嗎？一副完好眼睛的細猪，她怎樣的去當『盲妹』呢？『盲妹』！大概她們以前每個都像細猪一樣的可憐吧！

後來我曉得了，那些『盲妹』，大多數的以前完全不是瞎了眼睛的，她們年輕時都和我們一

樣，她們看見太陽，也能看見黑夜，還可以看見自己父母的微笑！可是如今，她們看不見自己的容顏，看不見人間一切的色素，她們的眼睛是盲了麼？『盲妹』！然而她們已經是盲了。在現社會制度下，她們被犧牲了。她們的眼睛被那些可怕的毒粉斷送了前途，從此，她們都變成了殘廢的女子啊！子膺！這些話，都是我底母親對我說，由一個瞎了眼睛的沙婆告訴她的。沙婆已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了，在隣街是一個盲賣卜者的。我母親常常好替自己的兒子卜命運，大概是這樣的認識她吧。沙婆的面貌是很慈和的，她的眼睛已生成了一片很平的肉塊，曉得在很久以前她的眼睛就盲了。她從前做過沙家的婢女，後來她被人家騙去賣做『盲妹』的，她的眼睛就是被那些毒粉犧牲了，她怎樣地會做起賣卜者來呢？她自己沒有說，她覺得已往的事都像死亡了。沙婆還是那麼康健地，我見着她的時候得着一個怎樣的好的印象呢！

人事跟着我的容貌一樣地變遷。我從千里的旅程回到三年不見的家鄉了，珠江已改換了往日那可愛的容顏。白雲山的高峯彷彿像一個百歲的老人樣，周圍都滿了空荒的洋樓，觸目都是鐵

餓死亡的街道，糜爛的廣州，只繁榮在少數的人們裏。然而那些不幸的人們！每個不是隱藏着一點未流出的熱淚嗎？這裏，我又憶念着那羣可憐無告的『盲妹』了，聽說現在因為被政府禁止而絕跡，可是她們往那裏去呢？她們的眼睛是分辨不出東西的。『盲妹』！社會上真的沒有這樣可怕的現象嗎？子廬！當我在希望中想着，可是我終於看見了『盲妹』了。在一個月亮高照晚夜上，在那僻靜的角落裏，疎稀地站立着，然而她們像遇見什麼可怕事件的樣子似的，當我快要走近她們的身邊，那鴇母早就把她們掩避走了，也許以為我是一個便衣的暗探吧。政府是禁止的，但鴇母要靠她們來吃飯，她們沒有眼睛，她們將往那裏去呢？子廬！我不願看見每一個人會暗中地流着眼淚，我們有眼睛，我們有口，我們可以呼吸，我們可以叫喊！我們要清潔現社會的空氣！我們不能再容忍了，我們要把這些淒慘的現象廣播到社會去！使有眼睛的人們能夠看到一些吧，至少我是這樣希望着。子廬！所以我準備有寫成這本沙鷄的動機了。

這本書在技術上的完成是很匆忙的，從三月中旬我才到上海，本來最初想把已往的畫稿整理

出版的，已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了。子廬！我是怎樣地會浪費自己的光陰呢！後來我忽然地又想起了，這是一件怎樣寫實的故事，為了我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，便在最短期間中把這本沙鷄的故事完成了，雖然是草率的。

沙鷄，是把我對『盲妹』細猪沙婆的印象成了一個集體，算是那些不幸的女子們一篇的傳記吧！沙鷄算是完成了，然而老的沙婆尚淒涼地偷生，無數的『盲妹』還秘密地受着蹂躪，只有年輕的細猪已經逃出鴇家了，她算是比較年輕的，她有遠大的前途！她們應該在反抗下我尋她們的生路……

子廬！仲夏交深了，熱毒正溶食着中國的大地，正溶食着我們的生命！當那自由的巨浪滾着，我們應該覺到痛苦，應該是我們翻身的時候了！願你自醒！

黃鼎一九三六，六·二十寓於上海

註 ①盲妹，乃粵人對瞎了眼睛的娼妓的俗稱

②鴇仔，乃粵人呼喚了頭的名詞

③冥思里，為盲妹聚集的娼館的所在

④白雲山，廣州有名的山

沙鵝本事

(全四十五圖)

第一圖



“這寧靜的村落，陽光會永遠的照耀嗎？”

第 二 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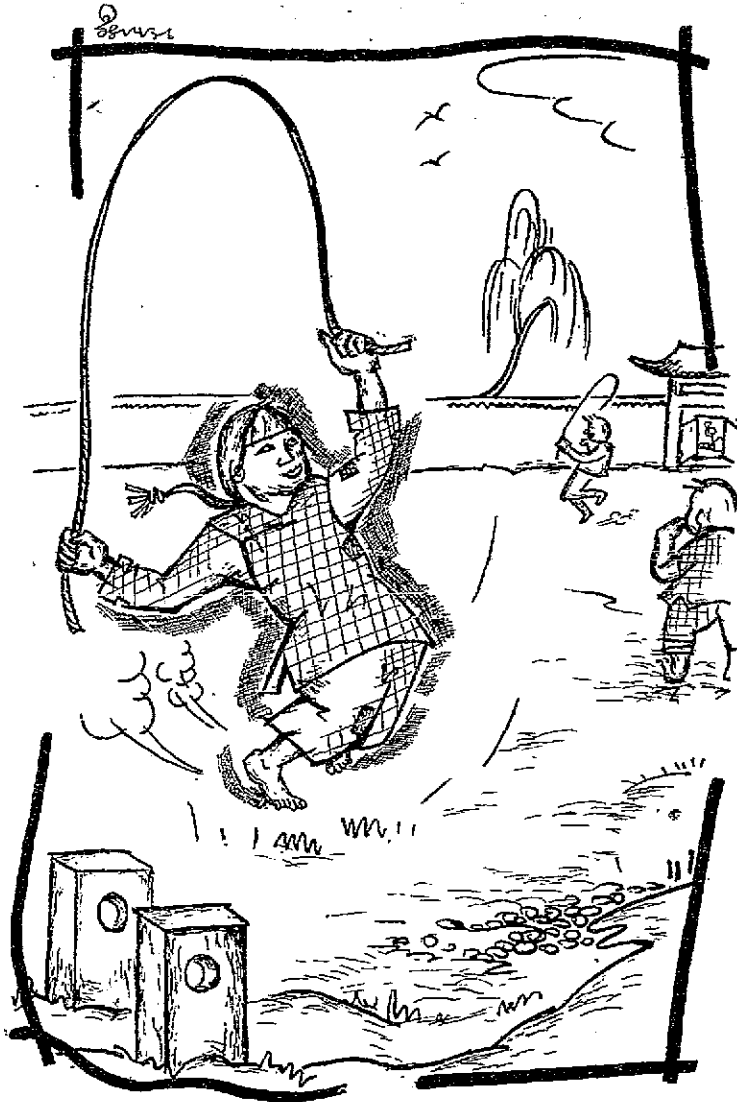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個小小的生命，開始在輝煌的陽光中生長。”

第 三 圖



“當她能夠匍匐前行的時候。”

第 四 圖



“櫻轉又是活潑的童年。”

第五圖



“更會，她在迷惘中找尋人生的愉快。”

第 六 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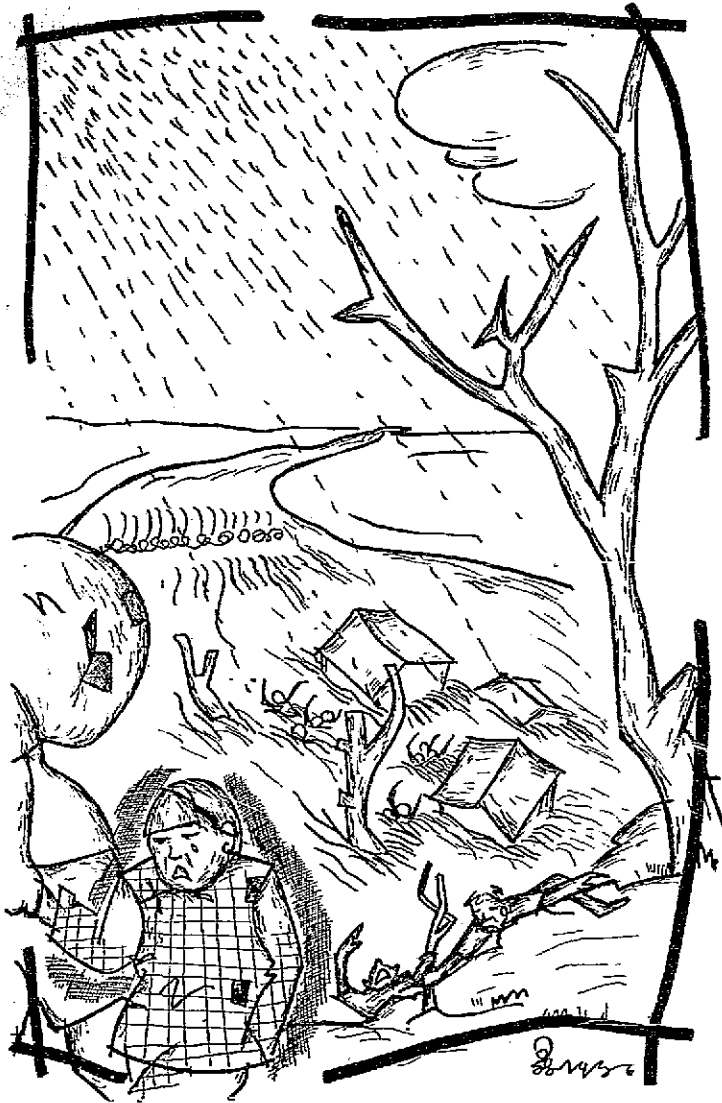
“祖傳的窮困束縛着農家的命運。”

第七圖



“地主的法律吞嚥了耕農的收穫。”

第 八 圖



“接着，人造的天災把他們從那親熱的土地上趕走。”

第九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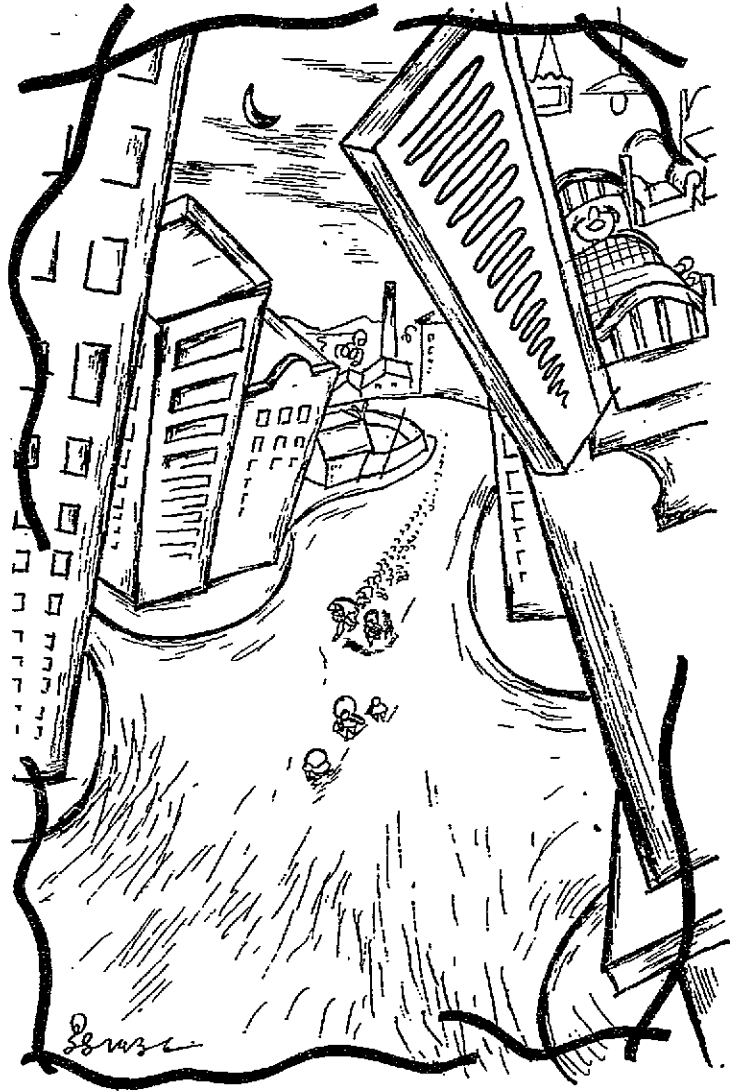
“飢餓，死亡，廣佈在那號哭的荒原。”

第十圖



“惟有集體的去尋求共同的生路。”

第 十 一 圖



“遙遠地，一行行列來到都市裏。”

第十二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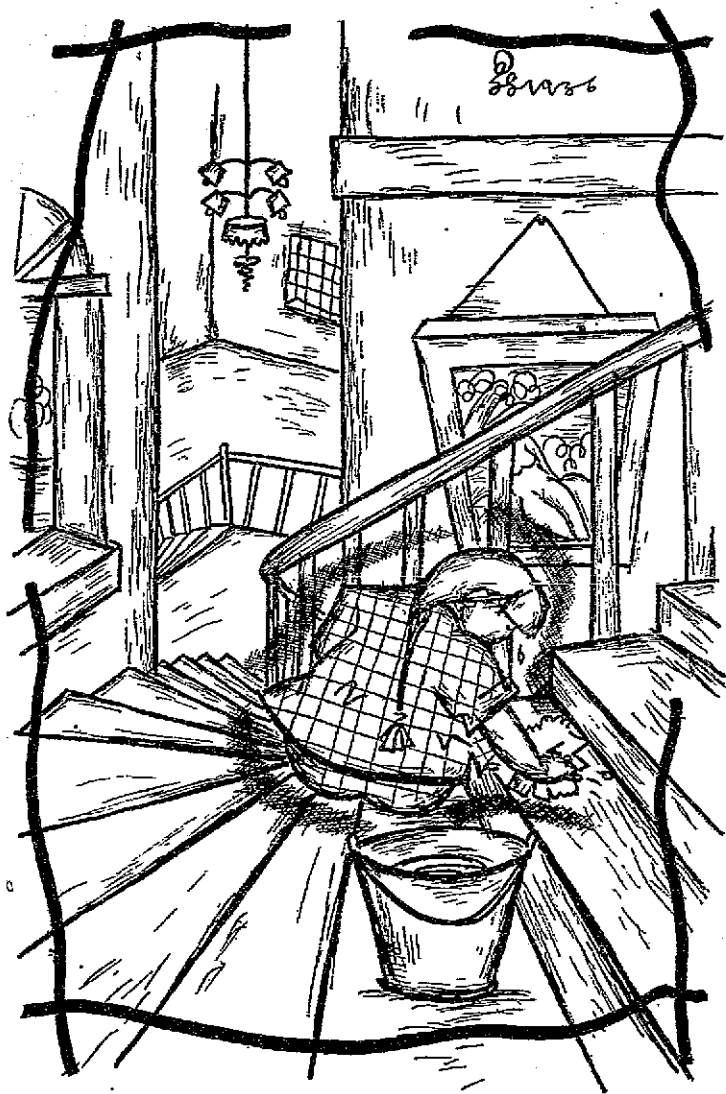
“從此，生活賣斷她骨肉的深情。”

第十三圖



“沙鷄：這是女主人賜給她的名字。”

第十四圖



“在她的勞作中，這算是最輕易的工作。”

第十五圖



“無辜的過失，不知受了多少次數的磨難。”

第十六圖



“這是承受沙家最優良的待遇。”

第十七圖



“當她在痛苦的空隙裏，沉默地憶戀着。”

第十八圖



“然而時光不是為一個受難者而停留的。”

第十九圖



“她已漸漸地展開少女的姿態。”

第二十圖



“當她走進男主人的房間裏。”

第二十一圖



“此後，一條黑影常常靠近她的身邊。”

第二十二圖



“終於，她做了封建制度下一個典型的犧牲品。”

第二十三圖



“痛苦，無限的痛苦從肉體爬上她的靈魂。”

第二十四圖



“去吧！回到那寧靜的叢林裏。”

第二十五圖



“她也決然地逃出了自己的牢籠。”

第二十六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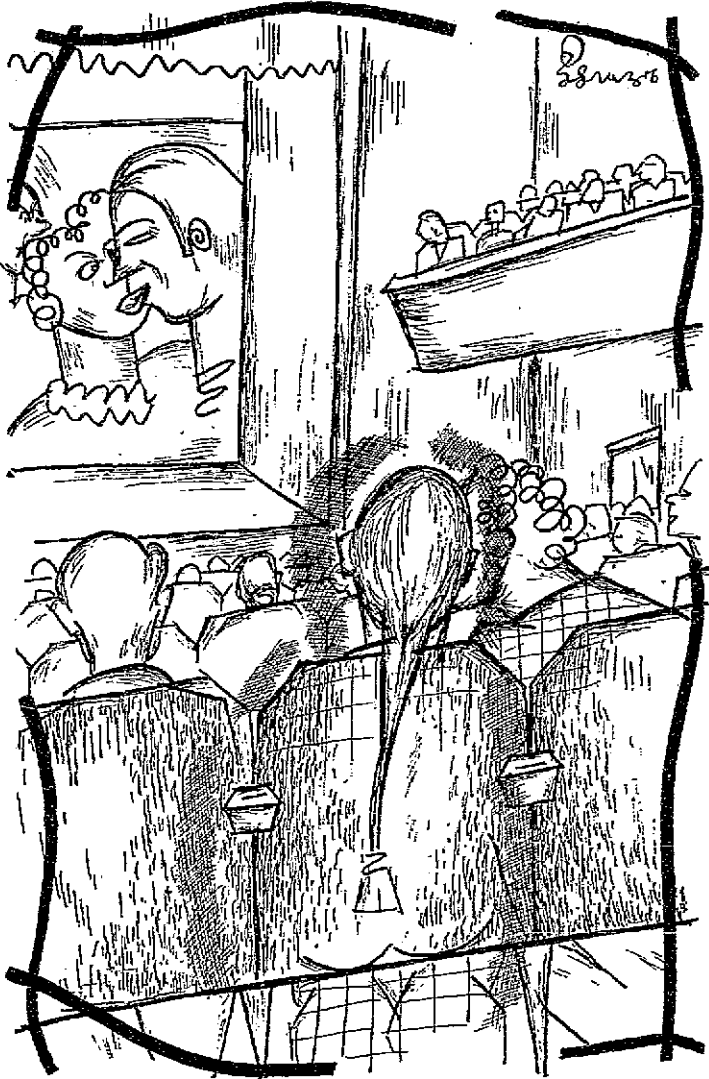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是沙鴉呵！你逃不出這險惡的社會制度。”

第二十七圖



“不久，她遇見了一副怪和氣的笑臉。”

第二十八圖



“在黑暗中她受了虛偽的同情底欺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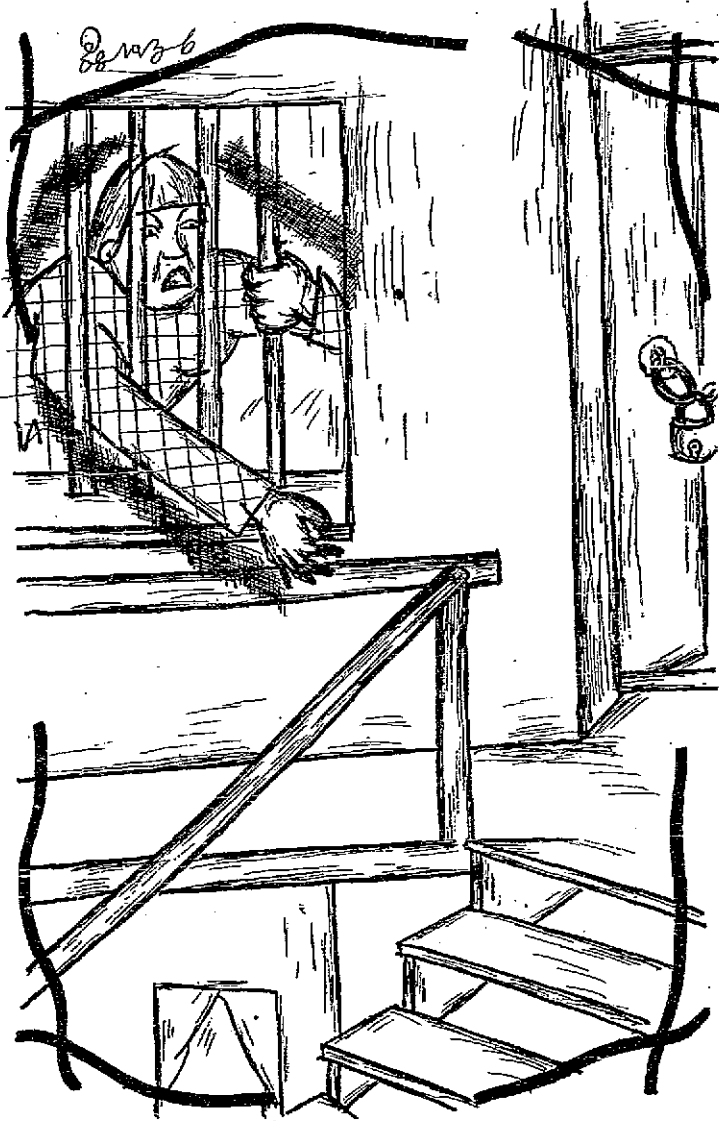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圖



“無知地，她被帶進一所“盲妹”的妓館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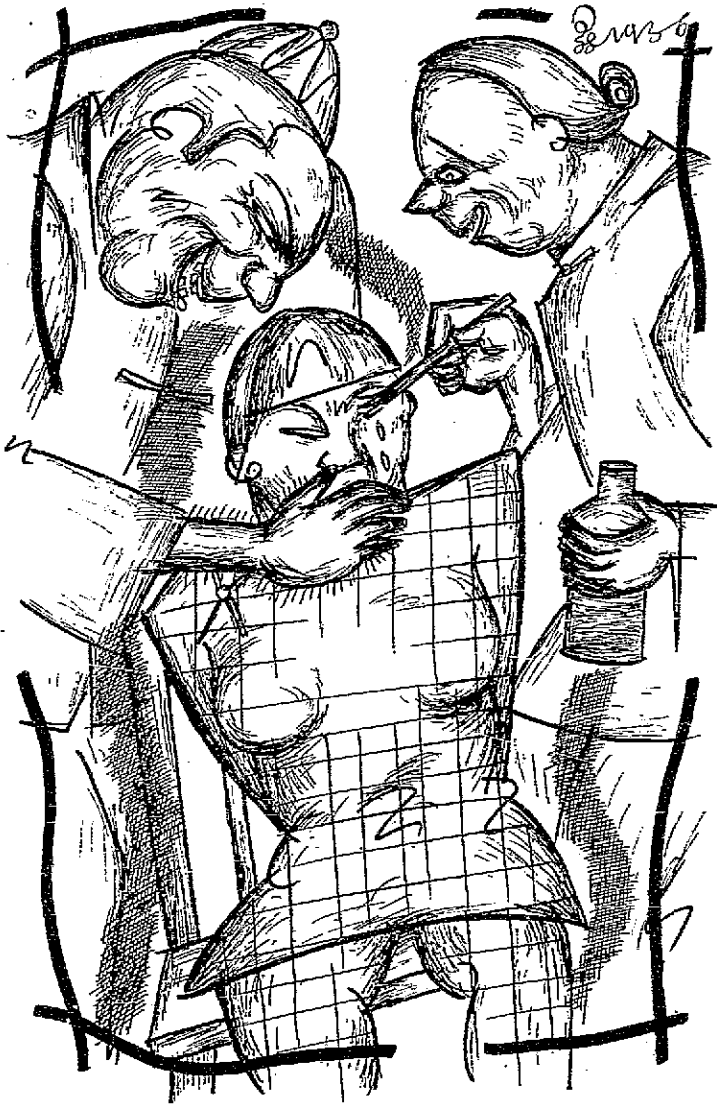
(盲妹，為粵人對陪目資淫度曲的妓女之俗稱)

第三十圖



“原來這是一個更大的牢籠啊！”

第三十一圖



“爲了引動人家的笑臉，她被斷送了光明。”

第三十二圖



“從此，她所見的一切都是黑暗。”

第三十三圖



“假如她的眼睛還像往日，她會驚異那被改換的容顏。”

第三十四圖



“在漸續的琴聲裏，她帶着哭聲交錯的演習。”

第三十五圖



“又過了一回藝術的度曲生涯。”

第三十六圖



“看！這都是她的知音嗎？”

第三十七圖



“夜晚，她等候顯主們的光臨。”

第三十八圖



“那麼，肉體又做了一回被買來的貨物。”

第三十九圖



“病了，也不能使他避免一切的權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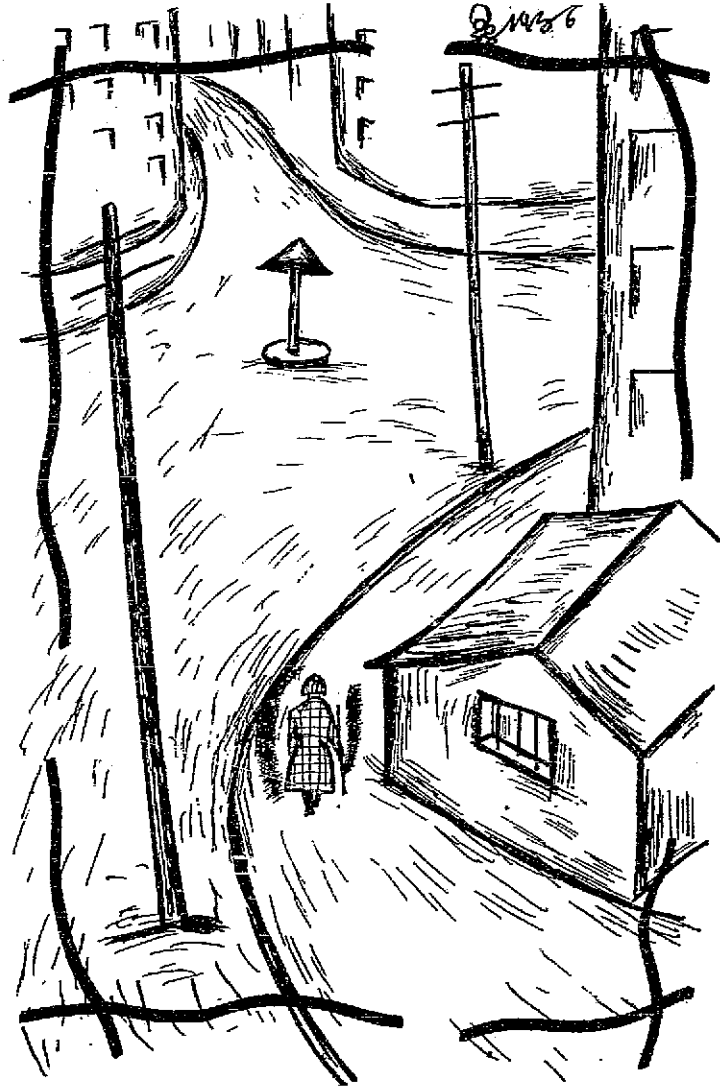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圖



2014/26

“一個再也榨不出金錢的殘廢的龜，終於是被趕走了。”

第四十一圖



“現在，這世界上彷彿像多了她一人。”

第四十二圖



‘行行重行行，食糧堆在那裏？’

第四十三圖



“有眼睛的人們，那會看到這荒涼的角落！”

第四十四圖



“然而，爭起解放的女羣已在街頭怒吼！”

第四十五圖



“沙鷗將會離開那淒涼的道路……”

上海雜誌公司



\$0.25